

第三章 伊甸基金會基督教信仰對同工志工之影響

伊甸的服務宗旨「服務弱勢、見證基督、推動雙福、領人歸主」，在在顯示福音在服務過程裡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，不僅對在伊甸工作的同工有直接影響，也對一同參與服務的志工產生影響。本章便著眼於，伊甸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影響同工與志工。

志工發展中心是伊甸主要接觸志工的單位，也是伊甸與志工互動的第一線，故基督教信仰行爲也自此傳開，影響力在此處紮根。故先以伊甸的志工窗口—志工發展中心談起，再切入志工發展中心同工與信仰的關係。由於志工發展中心是伊甸最具基督教色彩之中心，且中心同工又是志工主要的接觸對象，故基督教與同工的關係便更顯重要。中心現有五位同工中，有四位是基督徒，其中又有兩位是進入中心後才決志信主¹⁹，基督信仰的環境如何影響同工，便是筆者欲深入之處。之後再分別以各專案之志工，來透視基督教對其服務的影響，分別以長期接觸與短期接觸，僅參與一類活動與多類活動的志工，來交互檢視基督教信仰行爲的內化與排斥。

第一節 志工發展中心概況

一、發展概況

伊甸的志工發展中心，是一個以志工為服務對象的獨立單位，於 2001 年成立，當時僅是隸屬於三大發展處「雙福發展處」底下的社區外展組。直至 2004 年才獨立成為生命成長中心，2006 年更名為志工發展中心。在志工發展中心正

¹⁹ 決定相信主耶穌的志向之意，又可簡稱為決志。

式成立之前，伊甸的志工招募或志工管理，皆由各個服務中心自行經營，於是導致志工培訓不易，資料難以建檔，且志工對伊甸的認識僅止於直接服務的單位。故志工發展中心成立的目的，即是要統整各服務中心的志工資源，以期發揮服務的最大效益。

志工發展中心的源起與發展，和現任志工發展中心主任朱永祥息息相關。朱永祥在伊甸成立的第二年就成為伊甸的志工，當時他才十七歲。爾後他於 2000 年，正式進入伊甸的公益行銷中心任職。在 2000 年 10 月，他擬了一個有關校園身障體驗活動的企劃案，而這個企劃案不僅是伊甸推動「台灣友善城市運動」〈TCBF-Taiwanese Campuses Campaign to be Barrier-Free〉的開端，也是伊甸志工團隊發展的雛型。

第一屆 TCBF 於 2001 年 3 月 12 日拉開序幕，當時有十二所大專院校生與伊甸合作，於各個校園內推廣無障礙環境理念。為凝聚這群青年志工，於是才有發展志工團隊的概念，其成效反應在第二屆與第三屆的 TCBF。參與第二屆 TCBF 的學校已從原本的十二所增加至五十所，第三屆更擴展至七十二所學校。2005 年 3 月 12 日第五屆的 TCBF，更在這群志工的共同努力下，走出校園真正進入城市推廣。第五屆 TCBF 不僅對外宣傳，還落實體驗。以一日營隊的方式，讓參與者真實體驗身障朋友的不便，學習如何以同理心在對方需要扶持的時候伸出援手。第五屆的成功推廣，使得 2006 年 3 月 18 日第六屆 TCBF 的參與人數，衝破六百人。

即便志工發展中心的前景光明，但在這短短幾年間，也陸續經歷了兩次重大危機。第一次危機發生在 2003 年，當時與伊甸合作已達三年的老志工們，集體離去轉向其他組織服務。他們向朱永祥反應離去的原因主要有二：一是他們覺得 TCBF 僅在校園推廣，欠缺實務推展，意義有限。二是他們認為這類型的活動，沒有一個明確的服務對象。不過也正因為這個事件，才使得志工發展中心可以再次出發，重新修正活動籌備的方向。不僅擴大 TCBF 的宣傳對象，還成立了 TCBF 委員會，由志工擔任委員，共同籌畫整個活動。TCBF 委員會的成立，不僅解決

了以往金字塔型的志工模式問題，也讓志工們更有參與的動力。2002年起，伊甸的新住民家庭成長中心，展開其外籍配偶的服務。而志工發展中心也在2004年，陸續發現外籍配偶子女的教育問題，故開始於新竹照門²⁰推展外籍二代的轉銜服務。TCBF委員會與外籍二代的轉銜服務，使得離去的志工們紛紛回籠，而志工發展中心也因此建立了一套志工培訓制度。

第二次危機發生在2004年，起因是中心同工理念不合。2004年1月，中心首次採以104人力銀行徵才，錄取一批來自不同背景，甚至沒有服務經驗的同工。這些經徵才進入的同工與原本為中心志工的同工，不僅對中心的態度有所差異，也在日後逐漸分裂為兩個派別且陸續離職，離職之後與之交好的志工群也一併離開。這兩批同工間最大的差異來自於，服務的經歷及對中心的認同感。由於新進的這批同工，多為沒有志工經驗者，故對於志願服務的方向與態度各有堅持，因而影響其對中心的認同。相較之下，先前為中心志工而後於中心任職的同工，對中心的活動業務已有初步的了解與認同，其在相對應事務上的態度，便與徵才進入的同工有明顯差異。經歷這次事件後，使得中心調整往後招募同工的方式，促使同工招募偏向具備志工經驗者，甚至曾為伊甸志工者為主。²¹

二、 經營模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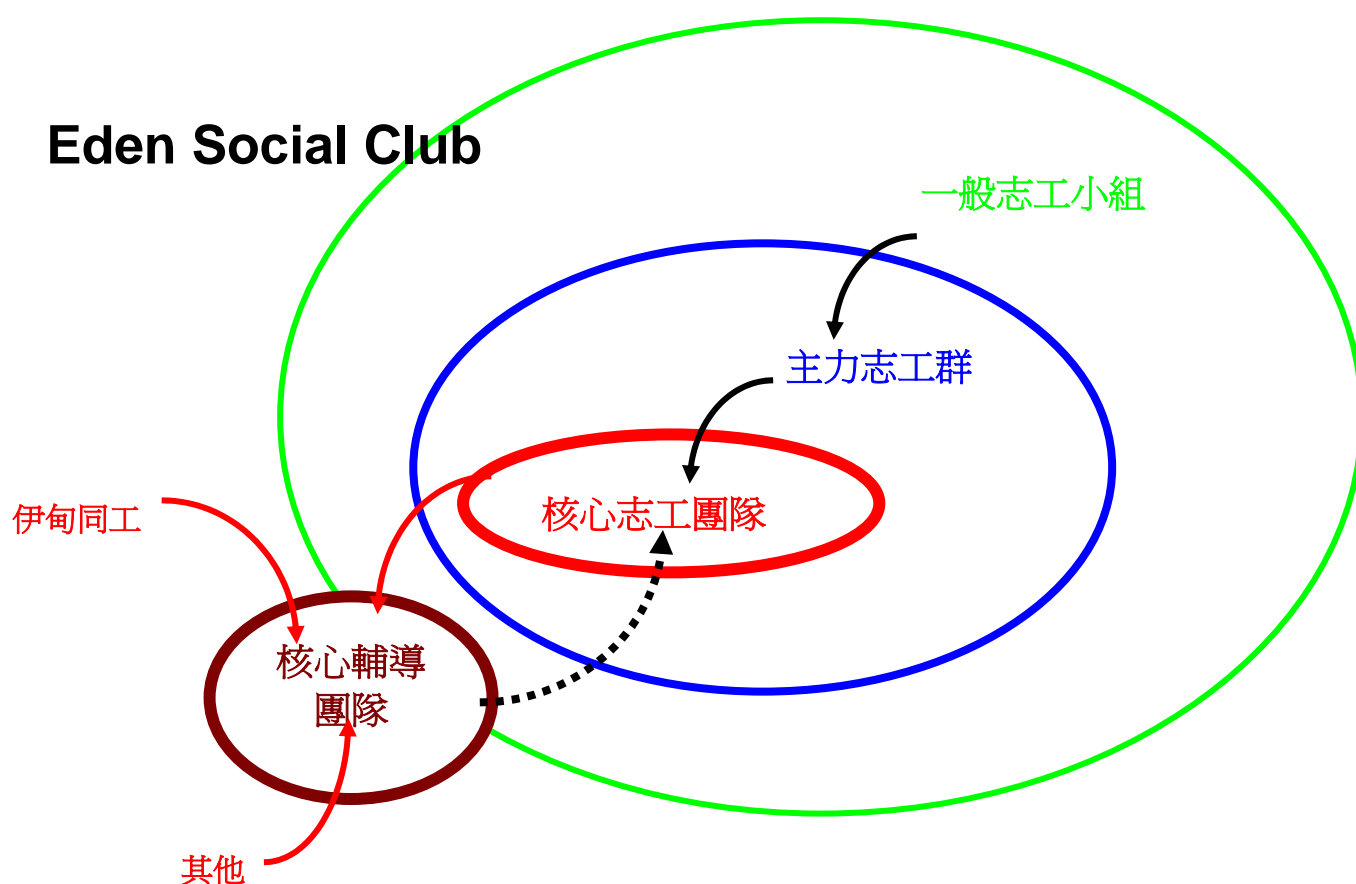
志工發展中心是伊甸志工品牌的窗口，除負責招募訓練外，也要關注志工的喜怒哀樂。故志工發展中心以基督教會中「小組教會」之運作模式，作為志工發展的基礎。建立一套以「人」為導向的志工經營模式，取代過去普遍的「任務」導向，意即當任務結束後，志工也結束與組織的互動關係。故以「人」為導向的經營模式是一種更新觀念，也是帶領志工的基礎。再者由於志工屬於「非強制性的員工管理模式」，亦即無法用記過、減薪等罰責來管理不守規定的人，故為確立志工定位、長期合作與其向心力是重要關鍵，以此來建立長期且固定的志工團

²⁰ 新竹縣新埔鎮照門村。

²¹ 志工發展中心概況為筆者訪談朱永祥先生所整理之內容。

隊。

這種新型團隊的經營模式，有別於一般組織架構中的上下階層關係，如此一來既可避免產生一代強一代弱的問題，並可透過不同的團隊模式，分派執行不同深度廣度的任務。此外，再配合建立輔導模式，透過全人關懷計劃，造就生命相互激發成長的機制。概念如圖三。



圖三 伊甸志工團隊模式

資料來源：志工發展中心朱永祥繪

表二 各志工團隊工作內容

團隊名稱	任務內容	備註
核心輔導團隊 (30名)	一、關心各志工團隊成員，強化志工向心力 二、成為各志工團隊專業師資來源 三、固定經費支持者及伊甸事工宣傳者 四、各項志工服務督導	邀請對象分兩部分，一為目前任職於伊甸之同工比例佔30%，二為各專業領域人士比例佔70%
核心志工團隊 (34名)	一、各分組事工志工召集人或籌委成員 二、伊甸於各區域之「樁腳」成員	須經面試，訓練完成後始可進入
主力志工群 (157名)	各分組事工執行成員	經核心志工推薦，訓練完成後始可進入
一般志工小組 (約1600名)	伊甸各區域「隱性」志工成員與動員來源	由以上各志工團隊邀請

目前各志工團隊成員數，為大台北地區已造冊並維持聯繫者。

資料來源：志工發展中心規劃檔案

表三 志工發展中心階段目標

	時間	目標方向	任務綱要
短期目標	2002年6月 ~2003年12月 (計劃起一年半)	建立人力平台與網絡系統 培育輔導與核心志工團隊	志工培訓計劃 各專業領域志工人力資料庫 制定教材與志工帶領手冊 專業師資培訓計劃
中期目標	2004年1月 ~2005年6月 (計劃起三年)	建立志工人力銀行 發展各專業志工團隊雛型	支援各專業團隊 建立各專業志工團隊
長期目標	2005年7月 ~2007年6月 (計劃起五年)	志工社區化服務 發展國際志工網絡	

資料來源：志工發展中心規劃檔案

1、採取進階式訓練管道，引導志工成長並長期投入

一般志工小組→主力志工群→核心志工團隊→核心輔導團隊→專業師資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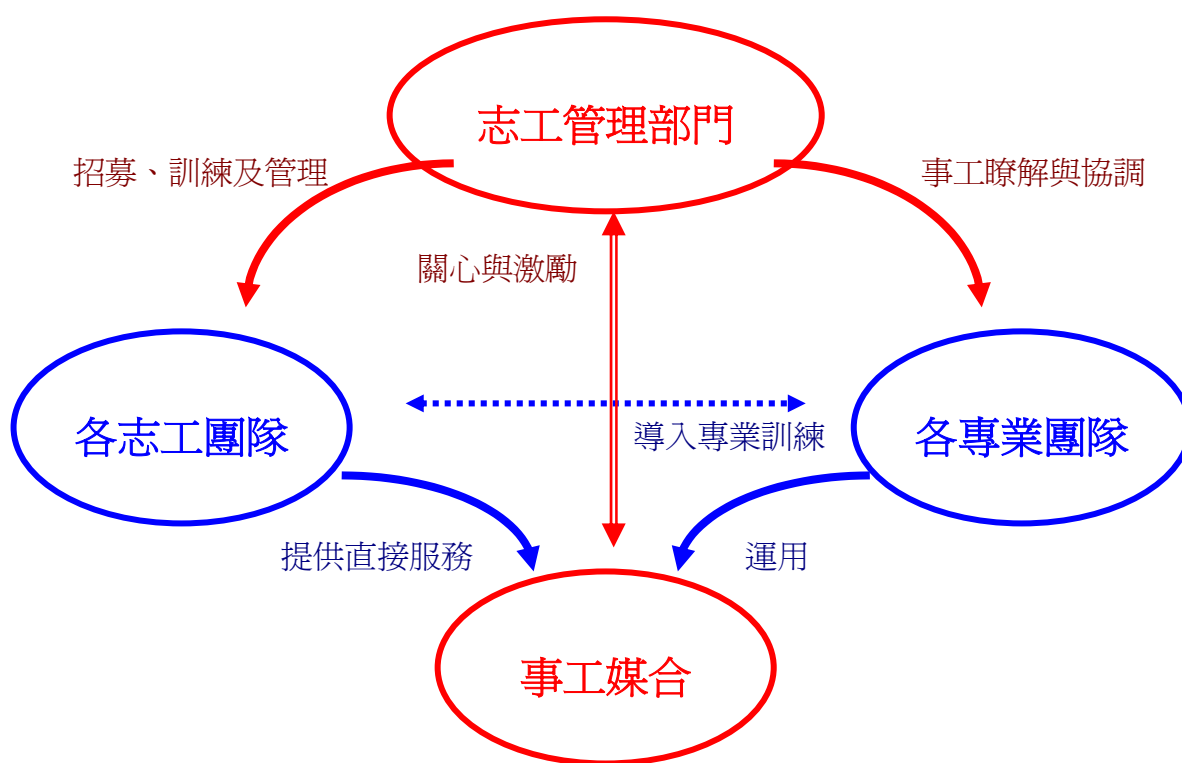
2、以學習式組織為經，發展事工為緯的團隊事奉管理

為建立緊密的互動關係，維繫彼此濃厚的感情與默契，利用電子報、網路、信件與不定期的非正式聚會來凝聚志工間的關係。核心輔導團隊每月定期聚會一次；核心志工團隊與主力志工群，每週發佈一次消息；一般志工小組每月發佈兩次消息。

3、在進階式帶領原則之下，各階段的志工以各階段的管理原則帶領。

志工運用於各專業團隊間的配搭模式：

「志工管理部門」應更深入了解各專業團隊或其他事工內容，將各項志工須執行之事工內容分門別類後，由「志工管理部門」統籌招募，同時導入配合各專業團隊領域師資，以作完善的教育訓練。爾後便可提供適合各專業團隊組織的志工群，並交由各專業團隊運用。「志工管理部門」則與各運用志工單位配搭，扮演持續關心與激勵的管理者角色。概念如圖四。



圖四 志工運用圖

資料來源：志工發展中心朱永祥繪

三、 其他專案

志工發展中心的其他固定專案，分別是每年三月 TCBF 台灣友善城市運動，七八月 Working Holiday 海外服務遊學團，與九至十一月家樂福兒童新樂園活動。台灣友善城市運動，自 2001 年開辦至今已六屆，活動也自校園體驗擴大落實真正的城市體驗，參與對象也自大專生擴及中小學生與社會人士。2002 年 TCBF 更從台灣走出去，邀請了馬來西亞、越南等亞太地區的大專青年一同參與，為 TCBF 點燃開跑聖火。推行六年下來，各大專院校也出現實質改變，紛紛邁向無障礙環境。如淡江大學水源街入口為身障學生進入校園及外出用餐的必經之地，但入口鐵捲門常造成進出時的障礙，且學生機車經常堵住入口，形成有門進不得的窘態。現在入口處已設置斜坡道，除貼上金剛沙止滑條外，還於斜坡道兩側裝設扶手，以防止機車違規停放。又如東吳大學的籃球場地，原周邊皆為階梯看台，致使身障學生無法順利前往球場。現已在籃球場入口增設殘障坡道，讓身障學生也可以方便前往。輔仁大學則在傳統台階式的講台邊增添一個斜坡道，以方便身障老師自行上台講課，也讓身障學生能順利上台報告。

海外服務遊學團，自 2003 年至今也已陸續到泰北、南亞與內蒙各地服務。家樂福兒童新樂園活動，則自 2005 年開始在全台各地的家樂福舉辦，和家樂福文教基金會共同合作，在遊戲中教育小朋友生活常識。

四、 基督教信仰的特色

伊甸總體有規定所謂的福音行動，譬如每天早上有半小時至一小時的晨更，內容為分享上帝的話與閱讀聖經。晨更活動不僅列在伊甸的預算當中，也列入工作時間內。再者伊甸也有不成文規定的默契，是當初劉俠女士的期望，能由上至下傳遞福音帶領同工信主，但現在伊甸大約也只有 4% 的基督徒而已。志工發展中心原本的基督徒同工也不多，之後逐漸增加是因為中心將福音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融入日常工作裡。中心並未如其他部門硬性規定同工都一定要參加晨更，原因

是朱永祥覺得晨更的內容太枯燥，易讓人感到無趣而不想靠近。故他轉換一種方式，將福音內化到生活當中，故此也成為中心與其他部門在信仰上最大的差異。

伊甸其他部門不會要求同工一起禱告，但中心每天都會有禱告行動。除了一般飯前禱告外，在大型活動之前的每天也都會聚在一起禱告，並且用遊戲的方式輪流讓同工們帶禱告，讓禱告成為一種習慣而不是一種工作。此外中心也會為志工們禱告，也期望能讓非基督徒從中看到禱告之後上帝的見證。朱永祥認為這不僅只禱告而已，這也是一種團隊凝聚的動作。

再者只有志工發展中心，會將信仰帶給志工們。最常用的模式，就是活動之前帶禱告。此外中心也會將信仰，帶給與伊甸合作的廠商對象。²²

第二節 中心同工與基督教信仰

同工，在基督教解釋為一同在工作的人，故伊甸的工作人員都稱彼此為同工。志工發展中心現有的五位同工之中，有四位是基督徒，僅一位為台灣民間信仰者。而這四位基督徒中，又有兩位是在中心任職期間決志信主。基督教信仰的工作環境，對同工在信仰上產生直接影響。本節以志工發展中心五位同工之信仰為經，其所接觸之志工對該信仰的反應為緯，來交互檢視基督教信仰對同工與志工的影響。

個案一：朱永祥²³

朱永祥成長於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家庭，故他自幼就是基督徒，但他在大一時，曾因為太過豐富的生活而離開教會，直到大三才重回教會，並加入飛颺²⁴的

²² 志工發展中心基督教信仰特色為筆者訪談朱永祥先生所整理之內容。

²³ 以下為筆者訪談朱永祥先生所整理之內容。

²⁴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校園福音團契飛颺青少年成長中心

團隊，再度回到上帝面前。在飛颺期間，他領悟到他想照顧這群中輟生三十年，而不僅三天，故之後繼續投入相關工作，也曾在永和禮拜堂擔任傳道，而後於2000年進入伊甸至今。進入伊甸並非因為這是基督教的組織，而是因為這是一個可以照顧人三十年的工作。

他認為由於基督教是外來的宗教，故在宣傳福音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。此外台灣多數的基督徒也較為激進，容易產生對立隔閡。尤其現在的教會普遍只在乎信主與否的問題，忽略其他社會福利的問題，過於封閉。早期的教會就相對做了許多社會福利工作，而現在的教會只在意信不信主，他覺得一定要繼續做社會福利工作，才能讓人真的看見上帝在愛人。

他當然希望志工們能認識耶穌，所以他會有一些自然的動作，譬如要大家一起禱告。但他不希望志工對禱告產生排斥感，所以每次禱告前他都會強調：「**如果你的信仰和我的上帝是不一樣的，你就和你所認識的上帝或神明禱告。**」至少要讓大家不至於排斥這個信仰。

中心自有活動開始就有禱告，飯前禱告出大拇指的方式²⁵則是同工B帶進中心的創意，他帶進很多創新的點子，讓福音變得更有趣。飯前與活動前禱告之外的其他基督教信仰行爲，就是當志工遇到挫折時，中心同工會一起為該志工禱告，用禱告來表達對他的關心，表示在乎這個人。或許中心無法為志工解決困難，但朱永祥認為上帝可以解決，所以中心可以做的就是幫志工把問題帶到上帝面前。禱告的意義是表示我和你站在一起，我跟你一同面對困境。

如果聽到有志工願意主動禱告朱永祥一定會很開心，有時吃飯也會遇到非基督徒的志工提醒他要禱告。但遇到不排斥基督教信仰的志工，他也不會積極傳福音，他認為假使他對這個信仰有興趣會主動發問，所以他多採保守的態度。他本身沒有聽過志工對禱告有疑問，他覺得或許有過但他不清楚。但假使有人向他提出有關禱告的疑問，他會採取自己禱告就好的態度，不會試圖說服對方一起禱

²⁵ 在開始用餐前，任何一個熟知這個遊戲的人，都可以無預警地比出大拇指，凡發現者就得趕緊跟著比出大拇指，最慢出者便要帶領該次的飯前禱告。比大拇指的方式，也可以再延伸變化為最慢拿起筷子者、湯匙者或衛生紙等以此類推的方式，凡最慢者即負責帶領該次禱告的動作。

告。朱永祥說：

因為我覺得他既然會這樣講，除非他有新的問題，如果他只是單純問這個問題，我對他的解釋就是他是比較負面的或是有敵意的，所以我就不會特別去做衝突性的動作。也許他只是問一個問題，那我會說沒關係，我不會逼啦，我不逼他，如果你覺得很不舒服沒關係，我會馬上第一個先定義他可能是不舒服的，我不會去問他說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。

雖然他曾經當過傳道，但他卻不積極宣傳福音，因為他認為信仰是個人的事情，他會做的動作就是讓人觀察他的信仰與他的行為。朱永祥說：

聖經就這樣講，聖經是說希伯來書就這樣講說，這個人為什麼會相信我，信耶穌，是因為有像雲一般的見證人圍繞在他身邊，他自己會看，我覺得可能是受這個經文影響比較多一點，就是我是讓他看見的，而不是我把他說動。

所以當有人已經接受這個信仰時，他會引領他；當對方還不認識這個信仰時，他的第一步是讓他能被這個信仰吸引。由於他的態度較消極，所以他希望他的同工就得更積極，無論是工作或福音。

中心同工信主，對他而言都是特別的經歷。會希望但不期待中心同工都能信耶穌，當同工對這個信仰有正面反應時，他很高興但不會表現出來，所以他覺得中心同工應該不會有信仰上的壓力。

個案二：同工 A²⁶

同工 A 因為朱永祥的介紹而於 2000 年進入伊甸的公益行銷中心，而後隨著朱永祥調到志工發展中心任職至今。

進伊甸之前的宗教信仰，偏向佛教也會拜祖先，拜拜時的對話多是家庭平安，不會為自己祈求，所以也未覺得特別靈驗，多以平常心看待。跟基督教最初的接觸始於國中時參與飛颺營隊，當時的她還持猴子演化成人的觀點與他人爭論創世紀的內容，營隊本身對她沒有實質影響。飛颺營隊之後，也參與慈濟舉辦的營隊，兩相比較下，飛颺的營隊很自由開放，慈濟的營隊卻限制很多。

一直以來都有基督徒朋友，但他們在行為上並沒有特別不同。她也不覺得禱告是一種信仰行為，只是閉起眼睛跟隨。進入伊甸之後，因為禱告次數頻繁，才對禱告比較有印象，且也開始有想要禱告的感覺。除了針對活動祈求，自己遇到困難也會以禱告的方式尋求平穩。當時的她還是會拜拜，不過不會有所祈求，只會對祖先抒發情緒，故她覺得禱告和拜拜其實很相似。

之後她與 2004 年徵才進入中心的同工，因理念不合發生爭執，才讓她覺得禱告與拜拜的意義不同。當她很無助時，會有同工跟她一起禱告，這種禱告讓她感動並獲得安慰，類似被父母呵護關愛，即使問題仍舊存在，但情緒獲得紓解，因此對禱告有深刻的感覺，之後禱告對她便產生意義。在這之前她對基督教的態度都是可有可無，雖有接觸但有排斥決志的心態。可是當她開始相信基督信仰之後，她對拜拜的態度，就轉向是拿香跟上帝說話的意思。因為她認為信仰不是要讓家人排斥，所以家人要她拿香拜拜，她也不會拒絕。

她在伊甸工作期間，多數人都認為她是基督徒，決志之前的她還會自豪地回答自己只是慕道友，對決志仍有潛意識的排斥，因為她認為決志是一種簽約的行為。她覺得心裡相信就是相信，為何一定要決志，而這個疑問在之後的福音中獲得解答，因而促使她做決志禱告。決志之後沒有太多變化，只是心裡覺得比較平

²⁶ 以下為筆者訪談同工 A 所整理之內容。基於保護原則，不以其真名出現。

安喜樂踏實，感覺有人支撐著。除了有事必求外，也增加很多的感恩。不單只是祈求，也是和神建立彼此的關係。

自決志禱告向前追溯至她接觸基督教之初，她深深感覺神真能等，用十年時間來等到她決志相信。同工 A 說：

祂這麼能等讓我覺得還蠻意外的，真的是一定會等到，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祂會揀選那個小朋友的話，你會被祂揀選到的時候，祂會用盡任何方式去選到你會等到你，我是很深的有這種感覺。

她在進入伊甸的第五年決志，故進伊甸也是一個關鍵。受洗時也邀請家人參與，家人並未反對。她覺得自己跟上帝有親密的關係，而拜拜只是形式上的需要，但祭祖與掃墓對她而言都是必須的，無論信主與否。因為感覺自己被改變，故也期望家人能認識主。同樣地也希望朋友能認識主，但不會太積極，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個不喜歡被強迫推銷的人。尚未決志之前，並沒有感受到中心有宗教上的壓力，但有過基督徒志工對她傳福音送書，或為她禱告，她也都接受不會覺得有壓力，或許是因為不在意。

她認為帶隊出國服務時，有沒有信仰差異很大。在她有了信仰後再去泰北，她更可以擔負所有人的情緒，因為信仰會支持她。一個營隊需要照顧到所有人的情緒，倘若沒有豐富經驗或心理輔導背景，不容易處理，所以她比較有信仰的支持程度，與單靠自己的支持程度是截然不同的。

曾有過志工出現排斥基督教信仰行為的反應，就連她自己以前也有排斥的感覺，甚至現在她也不認同那些堅持任何活動都得有福音性質的基督徒，也不希望自己成為那樣的人。當志工表達自己不是基督徒時，她會安撫對方一同加入禱告。對於不太願意帶禱告的志工，也會鼓勵對方念過去就好。

不喜歡佛教念經，既聽不懂又容易想睡覺，雖說念經會消業障，但不知道意義何在。決志之初也覺得不該有其他宗教信仰行為，但在牧師講道中明白其他宗

教，譬如佛學觀念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。故她覺得眼光要寬廣，之所以會有宗教的內心衝突，就是因為眼光太狹隘。

個案三：同工 B²⁷

同工 B 進入伊甸也是因為朱永祥的緣故，另外她也向上帝求到印證，經由聖經、環境、牧者的話與心裡的平安中，讓她確定進伊甸是上帝開給她的道路，至今年五月工作滿兩年。因為母親是基督徒的緣故，自幼便跟隨母親一同上教會，故很早就開始接觸基督教。在基督教環境的薰陶下，覺得相信是理所當然的事。真正決志信主是高一的時候，起因是看了一齣佈道性質的舞台劇，因而被衝擊感動，但決志禱告之後她也沒有實質上的變化。半年後與外公一起受洗，她也沒有因此有所改變。

真正改變她是在進入基督書院就讀後，由於自己曾在國中階段參與飛颺的營隊，於是她加入飛颺的訓練課程。在這之前她過著寒假玩到不回家的瘋狂大一生生活，進入飛颺後她便全心投入在營隊裡。整個過程她一直努力向上，也在自滿之中向上帝禱告，求主磨練她最不足的部分，結果使她經歷了一段痛苦的行政訓練，這也讓她深切感受禱告的力量，因為上帝真的會應許。她在飛颺投入七年時間，磨練自己的脾氣，學習更圓融待人，飛颺不僅堅定她的信仰，更是一種服事。大三是另一個再次堅定信仰的契機，團契的朋友將她再度拉回教會，和大家一起追求、禱告與查經，信仰才真正開始紮根。

同工 B 讓伊甸裡的禱告行為變得有趣，她把在飛颺中學習的友誼式佈道帶進伊甸。期望以有趣的方式，讓人先能接受這些信仰行為，再產生興趣願意更進一步認識主。她不奢求所有志工都會信主，但她期待他們能認識這個神，也希望他們能因此成長感動，而確實也有志工是在接觸伊甸之後進而信主。她很想打破一般人對基督徒的迷思，希望能讓人看到基督徒中有各式各樣的人，並非都莊嚴

²⁷ 以下為筆者訪談同工 B 所整理之內容。基於保護原則，不以其真名出現。

肅穆中規中矩。她覺得中心的定位是友誼式佈道，偏向福音性質，她自己是以分享為主，沒有真正傳福音。

飯前禱告比大拇指的方式，就是她自飛颺帶進伊甸的活動之一。基本上飯前禱告只要是新加入者，通常都是最慢比出大拇指的人。最初她的態度就是無論會不會禱告都要負責帶禱，可以讓會禱告的人先念一句然後跟一句，比較不妥協。之後她也逐漸轉變這個態度，也接受堅持不願意帶禱的人。

2005年7月在南亞的服務過程裡，她也為所有志工做信主禱告，期待透過這個營隊，讓他們對主有更多的認識。在南亞的第一次主日崇拜之後，有志工向她詢問這個信仰，並且願意信主。她感到很訝異，這也是她第一次領人信主，故她非常感恩。這個志工對她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激勵，之後她也在泰北服務中，再次帶領另一個中心同工決志信主。

她期待志工們能在伊甸看到上帝美好的見證，也感覺到志工們正在慢慢轉變。當志工在新竹照門遇到服務困境時，她用信仰中六十顆珍珠的例子來鼓勵志工。這個例子說明一個人若要信主，可能得經過六十件事才會使他相信，故我們現在所做的可能只是六十件裡的其中一件，所以這些人不是沒有改變，只是我們還沒看到他們的改變而已。

志工之中有從排斥信仰行為到漸漸不反對者，尚未出現從不排斥到反對的現象，但曾經有過中心同工從最初的不排斥到愈來愈反對的現象。有位志工自第五屆TCBF加入伊甸志工團隊，全程參與少有缺席，但只要碰到需要圍成圈牽手禱告時，他都會自然向後退。同工B曾經在禱告過程中看到他的態度，是站在外面觀察每個人禱告的樣子，她覺得這種觀察似乎是在檢視每個人的真誠度，不過時間久了，大家也都習慣這個志工就是不禱告。到第六屆TCBF時，同工B猛然看到他和大家站在圈中一起牽手低頭禱告，難以相信卻也十分感動。這個志工跟中心的關係並非太密切，但卻發現他正慢慢融入與投入，跟最初進入伊甸時的狀態不同。

中心在2004年經由104人力銀行徵才一批同工，這之中有一位同工是幼教

背景的無神論者，但他也會跟大家一起牽手禱告。這個同工曾於 2004 年帶隊到泰北服務，回來後極不認同短期服務，認為這不僅干擾他人且服務效益不大，故對這類活動出現強烈反彈。此外也因泰北晨曦會藉由福音戒毒，所以有極濃厚的基督教信仰。回來後他仍無法解決這個情緒，故愈來愈排斥福音，不僅質疑帶有福音性質的志工訓練，也在提出辭呈時負氣說明離職原因為「這是上帝告訴我的」挑釁話語。

同工 B 在 2005 年 12 月帶隊到泰北服務時，有個虔誠的佛教徒志工加入團隊。他在報名時就先詢問是否可以攜帶佛經，但泰北晨曦會的反應是只能在房間內看。因為泰北晨曦會戒毒村的規定是不能宣傳其他宗教，所以伊甸也在出發前為志工做好心理建設。對基督徒而言，去泰北服務如魚得水，因為每天都有晨間與黃昏崇拜，週日還有主日崇拜，但對一般人而言，在頻繁的宗教活動中，可能因此靠近，也可能因此排斥。泰北戒毒村有來自四面八方戒毒的人，所以那位佛教徒志工也會好奇這些人的見證過程。在南亞服務的時候，只能靠部分同工去見證這位神，但在泰北卻是滿山滿谷都是見證人，所以對志工會有所衝擊，刺激新的想法。故這位志工在之後的服務過程裡，也沒再刻意提起自己的佛教信仰。同工 B 由於從小在教會長大，所以在接觸其他宗教信仰者時，也會畏懼疑慮，一來是不了解其他宗教，二來是無法對這樣的人作宗教的差異比較。

同工 B 本身個性較激烈，所以以前的她很排斥其他宗教，甚至不和其他宗教的人往來，也不接受他人談論其他宗教。她認為那是一種不成熟的反對，隨著成長她也逐漸改變。現在她對其他宗教持保留的態度，想要進一步了解，因為了解之後才知道要如何反對其他宗教不好的部分，當然她也覺得其他宗教也有好的部分值得學習。以前她沒有非基督徒的朋友，現在因為工作增加了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，但相對之下相交不深。朱永祥對其他宗教包容的態度影響她極深，使她也逐漸採取開放的態度來面對非基督徒。同工 B 說：

以前到現在，我的環境幾乎都是基督徒比較多，學校不算，我認識的朋

友幾乎都是這個裡面的人，一直到開始出社會工作以後，才開始愈來愈多認識的人真的不是這個信仰，也是後來你要去尊重每個人的想法每個人的信仰，對我來說，我覺得有些東西永祥哥的態度是有影響的，他就是寬容的態度，很開闊的態度，有影響我應該要這樣做，就像耶穌接納每一個人，祂只是不接納你身上的罪。尤其到這邊（指志工發展中心），愈來愈多我看到的志工，他們可能是民間宗教信仰，或者是沒有信仰，或者是什麼什麼的，那我後來就覺得說，真的你要去學習，你要去用一個很寬容很開闊的心去看，尊重每個人。當你尊重別人，別人才會尊重你，你怎麼樣評斷人家，別人也怎麼評斷你。

期望同工信主，故會為同工禱告，當同工 A 因此決志時，她也感動落淚，因為這是她第一次為同工信主禱告並獲得見證。平時她會為工作狀況不順的同工與她有負擔的志工們禱告。和非基督徒同工相處，不會有壓力也沒有隔閡，她覺得宗教無損人格特質，但若同為基督徒定更能溝通，因為靈裡面的東西是一樣的。

個案四：同工 C²⁸

同工 C 在就讀東吳社工系時，就已進入伊甸當志工，大四下便在志工發展中心任半職，畢業後成為正職，工作已一年。家庭屬於一般民間信仰，逢年過節都要拜拜，拜祖先也拜神佛。與基督教的接觸始於伊甸，但在志工時期對基督教的認識不多，到任半職時，才感受到伊甸濃厚的基督教信仰。

第一次接觸的信仰行為就是飯前禱告，由於她最慢比出大拇指，所以便由她帶大家禱告，並不會排斥或不喜歡，只是擔心自己不知道要說什麼而已。認為禱告可以讓人心情平穩，尤其是活動前禱告，大家一起手牽手，為相同目標祝福。最初並不明白禱告的意義，只是單純跟隨，沒有特別感覺，之後因為活動前禱告

²⁸ 以下為筆者訪談同工 C 所整理之內容。基於保護原則，不以其真名出現。

令她感動，故在有所求時會開始依賴禱告，但飯前禱告對她的意義沒有因此改變，直到她信主之後，才對飯前禱告懷有感恩。

同工的日常談話裡，也會出現有關基督教信仰的言詞，或用聖經來比喻生活裡發生的事情，聽了後會覺得有力量。當然同工們也期望她能成為基督徒，所以會邀請她去團契。而她在聆聽同工們的信主過程時，也會思考是否信主之後會更好，於是也會想向它靠近，但難免和自己原本的民間信仰有所衝突。

信主是在 2005 年 12 月聖誕節前夕，因為工作緣故帶隊到泰北服務，當時因為背負極大壓力，因而感到徬徨無助。此時，有同工對她做經驗分享，且帶領她一同禱告，進而詢問她是否信主。當時她並非不願相信，只是她不清楚自己究竟相不相信，故同工以四個基本問題來測試她，而測試結果顯示她相信主。或許也因為家庭的傳統信仰根深蒂固，所以難免懷疑自己信主的決心，但當時確實覺得很需要也很想依靠主，於是就自然而然決志。泰北行中，因為晨曦會本身藉由福音來助人戒毒，故使她長時間與基督教密集接觸，也在當地看到許多因信仰而改變的人，再者聖誕節的各個活動，也讓她更認識這個信仰，環境因素加上心靈需求，是促使她信主的關鍵。決志之後的隔天，她很意外在泰北的基督徒們都為她信主而開心。現在若有人信主，她也會為他開心，只是反應不會這麼強烈。總之進入伊甸是她信主的第一關鍵，其次就是泰北行。同工 C 說：

我還沒進入伊甸之前，身旁的朋友完全都沒有一個是「基督徒」，其實進入伊甸是一個往上的點，進來之後就可能起起伏伏，最高的時候就是去泰北那時候。

回台灣後，她就開始和其他同工一起參與懷恩堂每週六晚上的芥菜種團契。團契內容有禱告會，牧師講題，查經等，且她也擔任司琴。她自團契、靈修與活動中的恩典裡，更認識與堅定自己的信仰。

現在的她還不太像一般基督徒會常把感恩掛在嘴上，但心裡確實會有感恩，

碰到他人有困難時，也會用禱告的方式幫助他，但不會明顯地想領人信主，只是也會期望他人能多認識主。以前經過廟會進去拜拜，但信主之後就不再有此行為，家人還不太清楚她已經信主。而家裡要拜拜時她也會跟著拜，但這已經變成一種形式，不會有對話也沒有意義。對於非基督徒沒有特別想法，因為她覺得每個人的緣分不同，不會特別想去改變他。但若碰到本身沒有信仰，而他也有需要時，她會期望能帶領他認識主。

她覺得基督教清楚呈現它的內涵，而民間信仰的念經卻多是聽不懂的內容，比較沒有深切的感受。她覺得以前的信仰也很靈驗，只是沒有直接發生在她身上，而信主之後覺得有直接獲得恩典，所以感覺更靈驗，故這個信仰比較貼近她。

大部分的志工對活動中的基督教信仰行為多不排斥，也有部分志工在長期接觸伊甸後，有禱告內化的情形。但同去泰北的志工中，有出現只願意和大家一起禱告，但堅持不帶大家做禱告的人。

個案五：同工 D²⁹

同工 D 是所有同工之中，唯一的非基督徒，也是唯一透過 104 人力銀行徵才進入伊甸的同工，2005 年 11 月才正式任職。應徵當時對伊甸其實不太了解，只是單純想找一份行政的工作。進來之後不太適應，因為覺得中心同工太過善良，雖然和大家相處愉快，但同時壓力也很大，不知道該如何和他們相處。

飯前禱告是第一個接觸的基督教信仰行為，她同樣也是最慢比出大拇指，所以必須帶領大家禱告，她覺得對她沒有特別影響。之後的活動前禱告，或為大家禱告，才讓她覺得禱告是有力量的。

在此之前，幾乎沒有和基督徒接觸，認識中心同工後發現，基督徒和她的想像不同，很喜歡這群同工，因為他們很單純地信任人，而且他們很快樂，發生不愉快的事就會禱告，相信上帝會保守我們。她之前唯一的一個基督徒朋友，就和

²⁹ 以下為筆者訪談同工 D 所整理之內容。基於保護原則，不以其真名出現。

一般朋友一樣，沒有基督教的信仰行爲。所以這個朋友和中心同工的具體差異就是禱告，中心同工遇到困難的第一個想法就是禱告，且當中也有同工會用聖經的故事來開解，她挺喜歡聖經中的一些故事。目前這些行爲對她而言都很正面，但也不確定自己未來是否會向基督教靠近。

或許是因為週遭朋友和家人的反應，讓她覺得目前不會成爲基督徒。之前她工作狀況不佳時，其他同工也會爲她禱告，讓她覺得很溫暖。跟家人反應之後，家人卻有所懷疑，但她覺得這是因爲他們不了解基督徒，所以才有如此反應。還沒認識中心同工之前，她覺得基督徒很乖很信上帝，而且接近迷信的態度，也沒什麼朋友。但認識之後才發現他們其實很快樂，很單純，也不全然就是很乖，信仰上帝的程度也因人而異，但確實會將所有事情的發生跟上帝產生連結。更認識基督教之後她也更能認同，以前覺得基督徒都是迷信上帝，但現在明白無論如何上帝都是一種精神的依靠。

本身沒有宗教信仰，家庭是一般民間信仰，會跟著拜拜，也會去廟裡求籤，相信算命。雖然去廟裡求籤未必得到答案，但心靈會獲得穩定。求籤與禱告對她而言都有心靈平穩的作用，目前覺得禱告更能讓自己穩定，但偶爾還是會想去求籤。禱告之所以讓她有力量，是因爲人的緣故，因爲她是和其他人一起禱告或其他人爲她禱告，所以她覺得是人的關係。她不會相信上帝或菩薩能解決事情，真正能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自己，但是神可以聽她訴說，是一個抒發情緒的窗口，目前她比較喜歡禱告的方式。進入伊甸之後，基督教信仰行爲增加，民間信仰行爲相對減少。可以接受宗教信仰中的儀式行爲，但覺得求籤與禱告互有衝突，因爲背後的神不同。

沒有聽過志工對基督教信仰行爲有所排斥，雖然基督徒志工較少，但志工們普遍都能接受這些信仰行爲。雖然只有她是非基督徒的同工，但並沒有感受到宗教上壓力，因爲其他同工並沒有強迫她，也沒有一直強調上帝很好，最多就是當她狀況不佳時，會詢問她要不要一起去團契。但至今她也尚未參與，不想參與團契是因爲害怕被人傳福音。潛意識裡還不太能接受信主，或許心裡還是有疑惑，

故畏懼他人向她宣傳福音。她覺得這種情況有點類似被推銷保險，她不喜歡這種被強迫推銷的感覺。原則上她希望自己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因為她覺得凡事只能靠自己，所以不希望自己成為迷信的人，但因為需要心靈寄託所以可以接受禱告或拜拜等宗教行為。

不認為 2006 年 3 月 18 日第六屆 TCBF 的好天氣是上帝的恩典，但她覺得 318 的報名人數，或許就和上帝有關。因為她在禱告後，報名人數就突然衝破六百人，使她覺得似乎是上帝應許。假使類似 318 報名人數事件持續發生，那極有可能會愈來愈相信主，但不會特別想測試靈驗度只是會好奇而已。

綜合以上可發現，宗教間存有衝突與互斥的現象。同工之中原為民間信仰者，在相信基督教後，皆不再去廟裡拜拜，甚至祭拜祖先時也偏向用禱告的方式。就連尚未真正相信基督教的同工 D，也覺得禱告與拜拜間存有衝突，也因為工作緣故使她頻繁接觸禱告，進而減少拜拜的念頭。此外傳統民間信仰者，似乎不會特別向他人傳遞自己的信仰，或期望他人也能相信。但基督徒卻普遍都期望他人能認識這個信仰，進而相信主。筆者以為形成此差異的原因有二：一是基於這兩者在台灣社會的普及程度，基督教相形之下未如民間信仰普遍。二是基督徒堅定地深信，這個信仰確實能讓人更好，故期望能讓更多的人認識。

第三節 志工的基督教信仰適應

由於伊甸的志工中，多數為非基督徒，故伊甸也在服務過程中成為志工們接觸基督教的窗口。在接觸過程中，志工們的疑惑、接受或排斥，都影響其對服務或伊甸的適應。本節以長期接觸伊甸、短期接觸伊甸、只參與過一種活動與參與多種活動等四個不同類型的志工，對伊甸基督教信仰之適應情形，來交互比對其

差異。

個案一：志工 A³⁰

志工 A 與伊甸的合作始於 2005 年第五屆 TCBF，之後陸續參與 2005 年的志工訓練、第二屆角落影展與針對外籍二代的小手活動，以及 2006 年第六屆的 TCBF。

志工 A 並不自覺是伊甸的志工，他只是覺得因為他常到伊甸服務，所以自然就被認為是伊甸的志工。即便他不自認是伊甸的志工，但他很認同伊甸的活動，且反應在活動參與上。他最初參與服務的動機，除消磨自己的時間外，也想助人，做點有意義的事，而參與過後他發現每次的活動經驗都讓他很愉快，於是更加樂於參與其中。

志工 A 本身沒有信仰，因為他認為信仰沒有意義，偏向無神論的態度，但他家庭的信仰是一般的民間信仰。故家裡若有拜拜他也必須拜拜，基本上是每天早晚都至少要燒香一次。拜拜的過程並不會特別向祖先對話或祈求，只是形式上地拿香拜拜而已。偶爾跟著家人一同祈求祖先保佑平安，但他並不認為祈求有所實現，因為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。他也不會想去測試所謂的靈驗度，因為他認為拜拜對事情不會有任何改變。即使從小就在這樣的環境成長，但他就是不相信祖先或神明會有所保佑。如果有機會讓他選擇，那麼他不會想拜拜，因為他認為不拜比較好。

第一次在伊甸活動中感受到的基督教信仰行為是飯前禱告。他在禱告時，有時會發呆，有時也會聆聽禱告內容，但他覺得禱告內容似乎要求太多，一直在祈求賜予，進而覺得為何所有事都要靠主耶穌而不是靠自己。有許多疑問，但還不至於有反感。對於活動前圍成圈的禱告，他也有一樣的感覺，不會很排斥但也不接受。假使今天伊甸忘了飯前禱告他會覺得奇怪，但不會想太多。總之有禱告沒

³⁰ 以下為筆者訪談志工 A 所整理之內容。基於保護原則，不以其真名出現。

禱告對他並沒有差別，最多只是時而發呆、時而心不在焉、時而覺得內容不切實際而已。但基本上都可以接受活動之中的宗教行為，不太喜歡卻也不至於反對或不參與。對於今年第六屆 TCBF 有一個大好天氣，即使 3 月 18 日前後都下大雨，他也不認為這和禱告或吃素一個月有關，純粹只是碰巧。另外他也不認為有必要特別為活動吃素一個月，他覺得這種行為太過現實。

和其他志工相處時，也曾聽過志工對禱告提出疑問，諸如是不是都有信教之類，而他會答說沒有，他自己也不是。也有自某些同工身上感覺到濃厚的基督教信仰，特別是表現在言語上，但不會特別有反感。基本上並不覺得伊甸的基督教信仰太過濃厚，所以不會有太大的宗教壓力。可以接受一起禱告，也可以接受同工的言語中帶有信仰，但無法接受自己帶領大家禱告，一來是因為自己不會帶禱告，二來就是不願意，即便有人帶領他，他也不願意。

他也對信仰基督教的志工感到好奇，譬如有志工自幼在基督教家庭成長故成為基督徒，但他自認假使他生長在基督教信仰家庭，他也不會信教，因為他本身生長在民間信仰的家庭裡，但他就是不相信。他並沒有感覺到自己的基督徒朋友，特別是因為伊甸而認識的志工，帶給他很大的宗教壓力。基本上他也沒有宗教信仰很濃厚的朋友。不希望有人向他宣傳福音，邀請他去團契，或贈送他聖經。

他覺得民間信仰中燒香的行為有害健康，且拜拜本身也很鋪張浪費，不僅厭惡儀式，也覺得沒有信仰的意義。同樣的，他也不喜歡基督教中的禱告，因為他覺得不切實際。他認為所有事情都是人力可以解決，就算人力無法解決那也沒有辦法。即使遇上人力無法解決的事情，他也不會尋求宗教的寄託，然後期望能因此獲得解脫。他認為那些激進的宗教分子太過無知，不能理解他們因信教而產生的偏激行為，他認為他們是從相信轉變成依賴，所以才會為宗教不顧一切。

不會因為宗教因素而推薦基督徒朋友到伊甸，而會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組織而推薦。參與伊甸活動以來，不僅自己的宗教觀沒有改變，且對於伊甸宗教信仰行為的接受度也沒有改變。即使如此，他也絕對尊重伊甸的基督教信仰，故也願意在活動中，全力配合信仰的動作。

個案二：志工 B³¹

由於志工 B 就讀學校的康輔社一直和伊甸互有合作，故她自大一加入康輔社起，就已和伊甸有所接觸。除了參與活動到老人院擔任志工外，伊甸同工也會到康輔社進行團康活動的傳承與教學。但志工 B 真正投入伊甸的大型活動，也是始於 2005 年第五屆 TCBF，同年她還參與了七月份到南亞海嘯災區泰國蘭塔島的服務團隊，之後也持續互動至第六屆 TCBF。

一開始讓她感到訝異的宗教信仰行為，是第五屆 TCBF 活動前所有人圍成一圈的禱告，她認為這次禱告是一種信心喊話，所以這種信心喊話的感覺很好，並沒有特別覺得有宗教意涵。之後在南亞服務前的志工訓練時，所碰到的飯前禱告，才讓她感到不愉快。她因為完全不明白比大拇指的意義何在，因此最慢出而被要求帶領大家做飯前禱告。在此之前她完全沒有帶禱告的經驗，所以她在不會帶禱告的情形下，被執意要求一定要帶禱，所以不是很開心。最後實在僵持不下，於是另一個志工出面解圍。她認為如果她事先知道規則，或者被以委婉的方式要求帶禱告，她會比較可以接受。

在志工訓練過程中她並沒有特別感覺到宗教信仰的壓力，最多就是飯前禱告，但後來因為知道有這個規則，所以也可以接受。禱告的內容對她而言，只是一個形式，有沒有說這些話對之後其實沒有影響，只是把一些想說的話在禱告的時候說出來，屬於一種情緒的抒發，對未來並不會真有變化。

在台灣的活動因為接觸沒有這麼密集，所以她覺得自己有選擇，宗教壓力沒有那麼大。但在南亞的時候，因為是鎮日相處且成員有一半是基督徒，所以相對影響較大也較沒得選擇，除了一直在禱告，還得參加主日崇拜。南亞的服務裡，不僅有三餐飯前禱告，且每日晚上的小組活動前後也要禱告，禱告的次數很多，容易令人有厭煩的感覺。基本上她可以接受三餐禱告，但覺得活動前後都要禱告

³¹ 以下為筆者訪談志工 B 所整理之內容。基於保護原則，不以其真名出現。

有點多餘。志工 B 說：

我可以選擇這些禱告次數不要這麼多。就是覺得要吃飯之前為什麼都還要一個形式，有時候大家已經很累啊，那好三餐我可以接受禱告，那像小組活動的開始，一個活動的開始跟結束，活動也才兩小時或一小時也要禱告，光禱告就花了十分鐘，我是覺得這種禱告就是太多了。

禱告的內容多大同小異，且禱告後也沒有實質影響，偶爾有感觸時，會覺得禱告很切中心情。另外有些虔誠的基督徒可以說出令人振奮的禱告，讓人感覺很舒服。

不喜歡主日崇拜，主要是因為沒有被事先徵詢參與意願，因為她畢竟不是基督徒。就如同第一次帶禱告的情形一樣，應該要詢問個人意願，這是一種尊重的感覺。她可以接受主日崇拜吟唱詩歌的部分，但卻不甚喜歡詩歌之後的見證分享。如果能選擇自由參加主日崇拜，她的參與意願不高，但會尊重團體行動。志工 B 說：

如果只是唱唱歌大家開開心心我可以接受，可是我不喜歡就是好像有一個人見證，好像上了一個賊船，要聽他說我覺得這（信主）真是太棒了，就是有一種強迫的感覺我不喜歡。如果說那個時間我可以逛街跟主日崇拜，我會去逛街。

在第一次主日崇拜之前，她也很好奇主日崇拜的名稱由來，與主日崇拜的實質活動。但她覺得主日崇拜這個名稱，令她有些不舒服。

在南亞時的宗教壓力，除不想參與卻必須參與外，就是一旦有事情發生，信仰基督教的同工們就會聚在一起禱告，雖然是爲了他人禱告，期望能因此變好，但她卻有一股被排斥在外的感覺。但如果今天大家是爲了她而禱告，她也會有被

支持的感覺。當有事發生大家要一起禱告時，她不會想加入，因為覺得自己不是基督徒，加入禱告似乎很奇怪，就算其他人不覺得奇怪，自己也還是不能接受。

她可以理解他們對信仰的堅持，但不太喜歡所有行爲的解釋都是因為上帝，做什麼事情應該是因為自己的決定，怎麼會事事都跟上帝有關係，但如果是求上帝應許禱告，那就像她會求神拜佛保佑考試過關一樣。

志工 B 本身沒什麼信仰，但家裡就是拿香拜拜的人，她也不確定自己以後會不會成為基督徒，但目前來說她覺得拜拜可以達到心靈的穩定，至於是不是有靈驗不是太重要。或許將來可以接受禱告成為穩定心靈的方式，但現階段不會。可能也因為身邊沒有太多的基督徒朋友，且在學校也不會為了基督徒朋友而特別有飯前禱告。學校的朋友較無外顯的基督教信仰行爲，相形之下，在伊甸碰到的基督徒便有較多的外顯宗教行爲。

在南亞時也有被同工宣傳福音，對方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，但他宣傳福音的方式與內容，卻讓志工 B 不太喜歡，但基於對方是長輩所以她尊重他，只是對他所說的福音內容會持保留的態度。她不喜歡對方一直說主耶穌有多偉大，也不太喜歡見證的過程，她期望是假使她有疑問再向對方詢問的方式，而不是有點被強迫推銷的感覺。倘若自己未來發生了某些狀況，也剛好有人來傳福音，或許會考慮用另一種方式來獲得寄託，所以不排斥未來有可能接受這個宗教。

由於志工 B 的反應，故第二週的主日崇拜就給大家選擇參與的權利，但這也讓她感覺是她造成的一種團體危機，所以她也覺得自己或許是團體中的異類，故最後她還是照著團體的意願參與主日崇拜。雖然有這些協調動作，但情境的壓力也讓她有另一種負荷在。

這些衝突的行爲影響她對基督教的看法，心裡產生無數的懷疑，不明白為何基督徒要一直訴說信教的美好，且她不認為這些人有他們口中說的這麼好。因為這些衝突，導致她用放大鏡去檢視這些人的人格特質，進而懷疑信教與他們的關係。基本上她認為基督徒應該是善良且溫和的人，但後來她也明白個性和信仰其實是兩回事。故她也檢討自己的態度，不能因為不喜歡某些人的個性，就連帶厭

惡他的宗教。

雖然不太喜歡基督教的信仰行爲，但基本上只要參與伊甸的活動，也會覺得沒有禱告很奇怪，認爲參加伊甸的活動就應該遵守它的規則。而宗教壓力確實影響未來參與海外服務的意願，但主要還是以活動內容爲主，只要能超越宗教的排斥與畏懼感，會繼續參與海外服務團隊。此外，她不排斥參加其他基督教團體的組織。

個案三：志工 C³²

志工 C 第一次和伊甸的接觸就是參與 2005 年南亞海嘯災區服務的團隊。家庭本身是民間信仰，拜拜對她的意義就是求平安，多是形式，並沒有特殊感覺。在進入伊甸之前，已和基督教有所接觸，故對基督教有許多認識，持正面但懷疑的態度。在南亞行之前的禱告，對她而言只是一種從眾的行爲，並沒有特別感觸。之後在南亞時，和基督教有更頻繁的接觸，也會詢問當中的基督徒同工一些相關問題，對同工之中的第一代基督徒³³感到好奇。但她的疑問並沒有獲得解答，因爲她覺得這是個人的感受，而自己還沒有感受到。故尚未相信基督教，因爲自己還沒有親身體驗到恩典。

由於她本身的個性較順從，所以對南亞的所有宗教行爲都可以接受，並沒有感覺到太大的宗教壓力。但也有發現其他非基督徒的同工中，對基督教產生懷疑與不太接受的反應。當基督徒同工聚在一起討論事情或禱告時，也有一種被隔絕在外的感覺，而她也不會想加入討論或禱告，因爲感覺到他們之中濃厚的宗教色彩。當時覺得那並非自己的宗教，所以不會想靠近。在南亞的禱告最初都只是一種形式，但到後期因爲即將要分離，故禱告時就會特別有感觸。此外，也因爲自己曾與他人發生衝突，且在禱告後獲得解決，故她也覺得禱告有其力量。對於主日崇拜所分享的見證過程沒有太多感覺，當時基督教對她而言沒有特別意義。

³² 以下爲筆者訪談志工 C 所整理之內容。基於保護原則，不以其真名出現。

³³ 並非因爲家庭信仰因素而是自發性成爲基督徒的人。

但在 2006 年 2 月她參加了一個南亞志工介紹的營會後，開始相信基督教。另外她從南亞回來後，發現她哥哥早就是慕道友，而她也感覺到她哥哥的改變，所以使她逐漸相信這個信仰。再者由於她二姊也頻繁接觸相關活動，所以她也開始對此感到好奇。但對於兄姊們討論的一些宗教內容，她依舊持保留與懷疑的態度。二月的營會是由當時在南亞的基督徒同工所推薦，起初她還心有排斥，但在哥哥的陪伴下決定參與。

她在營會中遇到許多因基督教而有所改變的人，所以感到很驚訝。一開始進入營會時，覺得自己並不會成為基督徒，內心認定自己是佛教徒，但在營會中聽到許多見證過程，所以震撼很大。在那樣的情境下，使她逐漸相信這個宗教，進而決志。假使沒有參加這個營會，她覺得自己絕對不會決志。決志的原因，當然是期望自己未來也能變得更好，可是營會結束後，她也開始懷疑自己的決定，因為當初是完全沉浸在宗教的情境裡，所以才會突然決志，故出現了一段排斥時期。但爾後又因為自己較不順遂，使她逐漸感受到禱告應許的力量，於是她才開始願意相信。但對於受洗還是不太願意，即使感受到上帝的恩典，但還是心存懷疑，尤其對於基督徒的一些行為還無法接受。志工 C 說：

我感受到很多上帝的恩典，可是我對祂還是有一點懷疑。因為這很矛盾，比如他們說不能拜偶像，偶像就是類似大甲媽祖或者是說佛教誰誰的，他們就認為這世界上就只有天父一個人，我當然是半個基督徒所謂慕道友，可是我就會懷疑，難道這世界上的空間真的只有一個神嗎？如果這世界上有很多空間的話，說不定它不包括只有上帝的話。然後我還有很多想法無法接受，比如說基督徒不能祭祖又不能吃拜拜的東西，我就無法接受，因為我覺得中國人祭祖是一個傳統。

她也認為有些基督徒的思想太過執著，她覺得宗教應該有彈性的空間。現在的她相信上帝存在，也相信上帝會應許，但她也相信其他宗教有它的力量，因為

她覺得佛教也同樣使她媽媽變得更好，故只要是能讓人幸福的宗教，而不是盲目地跟從，她都認為有存在的意義。雖然媽媽是佛教徒，但也可以接受她與哥哥姊姊成爲基督徒，只是希望她哥哥還是能祭祖。

朋友對她成爲基督徒也沒有特別感覺，因爲她到目前爲止也沒有飯前禱告的習慣，基本上沒有什麼行爲的轉變，只有在朋友說要去拜拜時，不一定會去而已。她也不會向其他人宣傳福音，因爲自己也還有一些疑問。同行去南亞的非基督徒同工對於她因爲參與這個活動而決志，感到非常好奇，也對這個宗教的力量感到好奇。

決志之後因基督教規定不能算命，所以她也不再算命。覺得只要有禱告，上帝就在身邊，所以也不會想再依賴算命。且決志之後尋求心靈穩定的方式就從拜拜變爲禱告，禱告的意義也和決志之前不同。她覺得拜拜時，神離她很遠，但禱告的感覺讓她覺得神就在她身邊聽她說話。但因不太能接受基督徒將所有事情的發生都與上帝連結，反而認爲用因果觀或佛教的觀念才比較能解釋，所以對受洗持保留的態度。

個案四：志工 D³⁴

已在工作的志工 D 則因爲朋友的關係，而成爲 2006 年第六屆 TCBF 的志工。在活動中感受到的第一個信仰行爲，是志工訓練時的禱告，但他覺得這個禱告跟他沒有太直接的關係。以往在社團有過飯前默念的行爲，但不會特別指定感恩某個神，主要是心存感謝之意。故對飯前禱告，只接受感謝上天的部分，不接受開頭「親愛的主耶穌」與結尾的「阿們」。基本上他覺得默念和禱告是一樣的，且認同宗教的精神層面，只是不喜歡宗教裡的部分形式。活動過程中，並沒有被強迫禱告的感覺，因爲沒有要求他帶禱告。故帶禱告是他的界線，若出現堅持要他帶禱告的情形，他會用自己的方式去禱告。

³⁴ 以下爲筆者訪談志工 D 所整理之內容。基於保護原則，不以其真名出現。

本身對基督教沒有很好的觀感，因為小姑姑是基督徒的關係。他小姑姑也都在星期日去教會，也有奉獻行爲，但由於她本身有躁鬱症，信教後也沒有改善，反而還因此不參與家族祭祀，故讓志工 D 感覺很不好。此外，他覺得基督教有點過度信仰偏向迷信。但他也認爲這個宗教本身沒有不好，且信仰是一種想法改變行爲的信念，他可以認同基督徒禱告是期望自己能變好，但他不喜歡任何事情都套在上帝身上，似乎自己解決不了就交給上帝，他認爲這是一種逃避的行爲。

最初也不知道伊甸是一個基督教組織，但也沒有因此不喜歡這個組織，他覺得或許是因為沒有長時間的接觸，但就算長時間的接觸他自認也不會被強迫。並不會全然排斥基督教，會在更認識後再做選擇。對主日崇拜也有好奇感，但就目前他對基督教的認識，他不會相信基督教信仰。

本身沒有信仰，偏向無神論或多神論，會拜託老天爺幫忙，也會去拜拜。他覺得拜拜是一種求心安的方式，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。所以他相信上面有神，但不相信那個神就是主耶穌，而相信那些神是他拜拜的對象。未來也不太會相信主耶穌，一來沒有接觸的環境，二來是他覺得基督徒都太過熱衷於宗教，至少在他所接觸到的基督徒裡，都給他這種感覺。不排斥跟基督徒做朋友，因為他覺得宗教信仰是個人權利。假使有人向他宣傳福音，也會視他宣傳的方式來決定可否接受。不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行爲，但接受自己拜拜的行爲，主要是因為生活背景的緣故。

在參與 TCBF 的過程中並沒有宗教信仰的壓力，一來是沒有被強迫，二來若是真的被強迫他也不會接受。對於 3 月 18 日天氣好的反應，覺得只是運氣好，天氣正巧就是這麼好。如果其他人要解釋爲祈禱應許也可以，但他不會特別覺得這是一種神蹟，因為天氣本來就很飄忽不定。就他的觀察，他覺得基本上志工們都很尊重伊甸的基督教信仰行爲，即便內心有疑問但多半會選擇沉默，不至於會過度反應破壞整個氣氛。

由上可知，無論志工本身是何種信仰，多能因爲伊甸而尊重並接受其基督教

信仰行爲。但再仔細觀察，志工們雖普遍可以接受禱告，但對於帶領大家禱告的行爲，卻也有自己的堅持。似乎帶禱告就是一條界線，可接受這條界線以外的部分，如從眾的禱告行爲，一旦跨足到線內時，便會陸續顯露每個人的自我堅持，如志工 D 只願意用自己的方式帶領，而志工 A 則是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帶領禱告。

第四節 小結

本章分三個小節探討伊甸基金會基督教信仰對同工與志工的影響，且鎖定伊甸當中基督教信仰最濃厚，且與志工互動最頻繁的志工發展中心爲主要研究對象。第一節討論志工發展中心的發展沿革，並探討 TCBF 這個活動如何建立了伊甸的志工網絡，且因此成立專職招募、訓練並管理志工的志工發展中心。再剖析志工發展中心如何與伊甸其他單位配搭，以達有效運用志工人力。最後再挑出中心的信仰特點，來突出中心與其他部門的差異。

第二節便切入基督教信仰對同工的影響，由於志工發展中心是伊甸當中最具信仰色彩的單位，故基督教信仰自此傳遞給中心的同工與志工。中心現有的五位同工當中，有兩位屬於第二代基督徒，即自幼便在基督教家庭中成長，如朱永祥與同工 B。有三位在民間信仰家庭中成長，這之中又有兩位在進入伊甸工作之後，因而改信基督教，成爲第一代基督徒，如同工 A 與同工 C。僅剩的一位非基督徒同工 D，也逐漸靠近這個信仰。

中心同工是將伊甸的基督教信仰傳遞給志工的主要關鍵，即便如此，中心也並非都只有基督徒的同工，由此可見任職準則還是依個人能力而非宗教信仰。再看中心同工，朱永祥與同工 B 雖然都是第二代基督徒，但也並非因爲伊甸是基督教組織，所以才進入伊甸工作。且由兩人在宣傳福音上的態度差異，也可印證基督徒在信仰上的差異，但無論外顯行爲的積極消極，他們都期望志工，能因爲

伊甸而對基督教有更多的認識，並留下美好的印象。

信仰不僅存在工作中，也在人和人的互動中。中心對非基督徒的同工採絕對開放的態度，沒有強迫信仰的規定。只是中心同工在基督教信仰的環境裡工作，且每天都需互動的同工裡，也有基督徒在其中，接觸基督教的時間與機會日增，影響力自然也不容小覷。同工 A 雖然早已接觸基督信仰，但卻始終在外游離，直至進入伊甸後，才真正決志信主。工作環境與同工的虔誠信仰，都對她有潛移默化的影響，也因此一解她對這個信仰的許多疑惑。同工 C 更是在進入伊甸後，才真正接觸基督信仰，同工對她的影響，使她更認識主耶穌，也從中獲得許多印證與感動。最後也是在同工的帶領下，讓她決志信主。短短一年時間，同工 C 從民間信仰轉而成為基督徒，進入伊甸的一年抵過自幼的家庭信仰環境，其影響力不容忽視。同工 D 雖然是唯一的非基督徒，但她並不排斥這個信仰，也並不覺得自己在這裡有宗教上的壓力。中心裡的同工讓她更認識基督徒，並扭轉她對基督徒的刻板印象，進而對這個信仰產生興趣。由此可知，基督教信仰對伊甸的同工，確實有深淺不一的影響力。

中心同工普遍都認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行為，多可被志工們接受，少有反彈情形。故第三節回歸到志工本身如何看待伊甸在活動中的信仰行為，且以伊甸現有的兩個大型專案活動的參與志工來探討。在 TCBF 的部分，可再細分為參與過兩屆以上且也參與過伊甸其他活動的志工，如志工 A 與志工 B；與僅參與一屆且沒有再持續合作的志工，如志工 D，來交互比對。在 Working Holiday 的部分，則以 2005 年 7 月在南亞海嘯災區泰國蘭塔島的服務志工為主，這之中又可再分為僅參與該次活動的志工 C，與一直和伊甸有合作互動並參與多項活動的志工 B 來分析。

志工在接觸伊甸的過程裡，基督教信仰一直深植其中，但由訪談中也可得知，在國內的日常活動或短期活動如 TCBF 的基督教信仰行為，多被普遍接受，少有強烈反彈或排斥。即便是持無神論態度或對基督教有不佳印象的志工，也不至於將其懷疑或觀望的態度表現出來，基本上都能在限度內接受伊甸的信仰行

為。無論是和伊甸合作一年還是一次，都可以清楚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成分，而參與短期活動的志工們，也可以就個人意願選擇對這個宗教保持距離，故宗教對他們並不構成壓力，也不會是影響服務態度或意願的主因，如志工 A 與志工 D 的情形。

反觀志工 B 在長期接觸伊甸下，參與各類型服務活動，她可以接受短期活動的信仰行為，諸如飯前禱告與活動前禱告。但當場景拉到南亞服務時，密集接觸這個宗教，其相對壓力也因而產生。不僅在與其他同工的相處中，可以感受到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分野，也對日常生活裡頻繁的禱告感到厭煩。僅僅這一次的海外服務，就已然使她對未來參與海外服務持觀察的態度。宗教壓力的陰影，也在此埋下。相對而言，伊甸在台灣短期活動中的信仰行為，對她便微不足道。再看同是到南亞服務的志工 C，也曾在南亞感受到非基督徒的隔離感，但她卻在不知不覺中，更進一步認識了這個信仰，也由其他的基督徒同工帶領她走向信主這一步。兩相比較下都可印證，基督教信仰行為對志工在服務過程裡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。

此外志工之間都曾碰過，新志工成員在第一次碰觸禱告時，出現的普遍疑惑，諸如是否大家都是基督徒，抑或是否都需要禱告等疑問。但這類志工第一時間的反應，甚少回饋到同工間。

綜合以上可以發現，基督教雖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但一般人普遍仍存有對基督徒或基督教的刻板印象，如同工 D 和志工 D 的情形。再者一個人接觸宗教的環境與時間，是決定其對該宗教態度的關鍵。同工宣揚福音的態度與方式，以及志工本身對宗教信仰的看法，也都影響志工對基督教的接受程度。無論同工與志工最終是否接受基督教，都可顯示伊甸的基督教信仰，確實在服務過程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
志工發展中心是一個以志工為服務對象的單位，中心同工要服務照顧志工，再帶領志工去服務其他人。在中心的服務過程裡，基督教信仰由同工直接傳遞志工，志工再帶著這個信仰背景去服務他人。這個信仰不僅直接影響同工與志工，

也間接影響了服務對象。由以上可知，伊甸的基督教信仰，雖然隱藏在服務過程裡，但也發揮莫大的影響力，至少讓更多的人接觸到這個信仰，還促使部份同工與志工決志信主。這份影響力似乎朝向伊甸最終的服務宗旨，見證基督、領人歸主。